

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书系

史料卷

保卫中国同盟

通讯

中国福利会编

吴景平 翻译

(中)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书系

史料卷

保卫中国同盟 通讯

中国福利会编 吴景平翻译

(中)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书系》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许德馨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艾柏英

沈海平

吴景平

邵 雍

秦 量

盛永华

黄亚平

策 划 顾琳敏

孙 悅

郑晓方

《保卫中国同盟通讯》新刊第 21 期 1940 年 10 月 1 日

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行

会 长：宋子文

主 席：孙逸仙夫人

名誉秘书：司徒永觉夫人 (Hilda Selwyn-Clarke)

名誉司库：诺曼·法朗士 (N. H. France)

宣 传：詹姆斯·贝特兰 (J. M. Bertram)

地 址：香港西摩道 21 号



“黄河边的无家可归者”，一幅由叶浅予创作的油画

人 间 的 风 暴

家园变成废墟，屋梁烧得焦黑：这是战争普遍留下的印记。现在，我们对这一

画面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相片。也没有任何故事能比关于难民的传说更为震撼人心的了，虽然我们如今不断地听到这方面的传说。

你们已经在成百部新闻影片中见到过他们。妇女们紧攥住包裹，挤缩在拥挤的货车上；老人站在路旁，眼看着战云紧紧逼来；那些少年老成的孩子们——巴斯克、捷克、比利时或中国的——变得不可思议地勇敢，你甚至不敢梦见他们的眼睛。在经历过战争或正燃烧着战火的 10 来个国家里，尽管人们的服饰和肤色不同，但是他们都发出了战士渴望杀敌的共同心声；他们脸上表现出的内心的悲愤，也总是一样的。

在任何战争中，他们遭受的苦难比死者更甚。人们忍痛离别世世代代所在的土地和家园。他们似乎被连根拔起，又被抛回到一片陌生的焦土上。只有友谊和重建家园才能给予他们生活下去的目标、方向和理由。

同其他任何国家相比，中国有更多的难民，因为战争已在中国持续近 4 年之久。如同中国历史上时常出现的那样，现在又有许多人流离失所。“中国的难民人数太多，这个问题太大了。”外国用这样的说法来减轻其道义上的压力。这几乎没有什么怜悯之情了。他们忘记了：这是一个我们迟早必须共同解决的世界性问题。

我们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应比其他各国有一个更好的开端。因此，我们再次向读者们谈起中国难民的悲惨处境。这并非仅仅为了提请你们注意他们遭受的真正的苦难，而是提请你们意识到：在中国，既有苦难，又有希望——这二者都是无与伦比的！

如果确实有一条道路能使千百万无家可归的饥民摆脱这种困境，那么这就是合作的道路。通过工业合作社，中国人民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头几步。那么，你愿意帮助中国人民实现自助吗？

中国北方的水灾难民

——一项生产救济方案

最近，保卫中国同盟收到了西北边区政府的一项紧急要求：对边区政府所辖 17 个县的水灾难民提供救济。据估计，难民人数超过 50 万。华北战争造成的破坏、飓风、黄河的夏季洪汛再加上北部支流的涌入，这一切酿成了大灾难。

在这个简单的要求后面，蕴含着古代与现代的危难。在旧谚之中，“黄河”被当作“中国的不幸之源”。在几个世纪里，被黄河吞噬的中国人的生命，超过任何其他自然灾害导致的死难。这条大河由昆仑山脉和边境上巨大的土耳其斯坦群山的冰雪融汇而成。自远古时代起，黄河就既是北方农民的福祉，又是他们的灾难。

只是当黄土高原的首批中国定居者学会控制黄河的凶猛洪水时，他们才得以从山下来，耕耘中国北部富饶的平原。黄河从不受约束，它向广阔的北方农业地区不断提供灌溉，也带来了大量淤泥。然而，一旦这种黄色的淤泥在主要流道堆积起来，河水决出堤坝，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洪水。

在人们的记忆中，黄河有过两次大的改道。而最近发生的一次，则成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之一。1938 年初夏，日本军队从徐州向汉口推进。中国军队决开了黄河南岸（事先疏散了当地居民），淹没了开封以东大片土地，这条河



控制之下的水

并非西北所有的河流都是洪水。这部直接传动的水车为一个药棉与纱布合作社供电。

流又回到了其南部故道，因此而与大运河、长江相连了。这成了今日黄河的主道。

1938年的洪水使汉口的失陷延缓了6个月，外国军事观察家称这个行动是中国军队在整个战争中最成功重大策略。在抵御入侵者时，“中国的不幸之源”成了“中国的盟友”。

但是，今日的黄河仍然裹挟着大量泥沙，咆哮着冲向它的故道。战争又使许多地区人口剧减，一些县人力奇缺；日本人的炸弹和来自北岸的炮火不绝——这一切由战争带来的混乱，又增加了夏季洪灾的危害。

1938年的那些灾民离开了家园，在西部和北部各省份重新定居下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安置他们的过程中，起了倡导者和先驱者的作用。毛纺、皮革和运输合作社吸收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使他们成为有用的社会成员，振奋起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的工作对中国的战争具有价值。然而，随着每次汛期到来，难民的人数总是再度增加。西北地区发来的求援呼吁，再次提醒人们注意这一地区面临的急迫问题。这一地区不仅是水灾中心，邻近省份的水灾难民也前来此地。

收到这一要求后，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发起募集100万元国币的活动，以此作为救济西北水灾难民的基金。它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在这一地区普遍建立生产性的合作社。工合办事处正在进一步地讨论这一项目。可能开展各种事业，包括炼油厂、一个碱场、几个化工厂，并发展现有的农产品加工业，这些可使大量劳力就业。

保卫中国同盟仍然坚信，解决所有救济问题的最好途径是“生产性救济”，工业合作社便是这样开展这项工作的一个典范。西北是中国抗战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由于华南交通线的失落，西北的重要性又有相当的提高。我们认为，在抵御日本目前武装入侵方面同对付中国那些难以驾驭的河流的古老威胁一样，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整个西北建立一个新的兴旺的工业，目前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便能在其中为建立新中国起到有益的作用。

【战地报告】山西来信

我们在此刊登的并非如以往那样由保盟通讯员写的报告，而是志愿参加华北前线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一名外国护士的来信摘要。信中所述及的行程包括渡过黄河和穿越第二战区，途中历经风险与困难，而我们在此所发表的部分，并不足以反映作者的勇敢与献身精神的全貌。

选载的内容主要涉及该地区伤病员中的实际情况，相信会引起读者的兴趣。此外，这些内容里也反映出一位亲历者在了解华北的风俗人情后，所作的评论。

所述及的这一地区，已由国际和平医院提供了部分医疗服务。但正如作者明确指出的，该战区各地的救济与医疗事业是极其不够的。

摘 录

我们发现，这个部队非常需要我们的帮助，因为他们有着大量的病员——大部分是斑疹伤寒和回归热。我们留在村里，从而能向他们提供很多帮助。他们非常高兴，毫无疑问，他们欢迎我们并且十分赞赏我们的援助。他们对我们非常好，起初坚持着要向我们提供极好的伙食，最后，我们说服了他们；让我们过同他们一样简朴的生活。我们医疗队过了相当一个时期的简朴生活，直到后来认为不能只靠小米果腹。很幸运，我是属于那种喜欢小米的人，对小米并不感到腻烦。

但是，我们开始了解到，那些可怜的病员如何因缺乏适当的伙食而备受痛苦。在真正脱离危险前的好些天里，成年人与小伙子都需要有既开胃口而又富有营养的食物，以使他们获得新生、恢复体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日趋消瘦，许多回归热患者引起胸腔并发症，不少人很快发展成结核病。他们在健康的时候，长期伙食不足，因此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变得十分微弱。

在对待病人的饮食方面，八路军尽了很大努力。病人不和健康人吃一样的伙食，他们有独自的伙食房，备有流质和松软的食物。但是，他们终究无法向病人提

供富有营养的伙食。因而,我很高兴地动用部分从香港寄来的钱,以改善伤兵们的饮食。

照顾这些患病的成年人与小伙子的唯一的“大夫”只是一个小伙子。在“长征”时,他还是一个“小鬼”。那时,他不会读书写字。但是他在部队里学习,随后向八路军的“医生们”学“医”。他因此而读了许多书,积累了不少医疗和护理方面的知识。他勤奋工作,全力以赴地治疗那些重病号,只有一些小孩当他的助手……

我们并非仅在这里才见到那些可怜的斑疹伤寒和回归热患者的。在从山西到黄河,再由黄河到陇海铁路的沿途各地,到处可以见到那些可怜的人们被从前线送回时的惨状。一些人被抬着,一些人挤在颠簸的车中(道路极为不平),还有些人自己支撑着每天走几里路。许多人看上去十分可怕——他们骨瘦如柴,面色灰白。

我从未见过流行如此之广的斑疹伤寒和回归热。我认为,一场严重的流行病总是发生在饥荒的时候。当人们的抵抗力因饥饿而下降时,寄生虫便繁殖得更快了。当然,这种疾病会传染给所有与那些可怜的病员接触的人,并以惊人的速度流行,在山西南部所有的城镇和乡村里肆虐(我们没有得到有关北部的消息,但我估计情况相同)。

这些战士们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和坚强。我们同他们一起行走了两天,然后,我们停下来打听前面路途的情况,以及可能经过的各条路上日军的兵力。当然,必须在夜间越过这些危险的地方。我不可能向你们详谈这些天的赶路,但那是在高山地区,尤其是炎热的雨季。那可不是一桩谈笑风生的事!

我再谈谈关于我们红十字会医疗队的情况,他们终于劝我们返回。但是,我们携带了大量医疗设备——一架显微镜,许多昂贵的实验用品和外科器械。一旦真正遇到危险,许多设备不可避免被丢失。如果任何一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不幸丧生,部队便会感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提出一个人单独随部队前进,因为即使没有设备,一个护士也能给伤病员很大的帮助。但我意识到了他们确实不能承担

起这个责任,而且我也许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我为自己从香港带来了那些医疗用品而感到高兴。我确信,你们一定会赞同把药品用于这些人的,因为他们的疾病与康复非常需要某些我所带来的物品(痢疾和疟疾已经和回归热、斑疹伤寒一样地流行了)。我们把药品分成小包,写上服用说明,全部分给了他们之中的负责人,这样,如果他们必须分散行走的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途中仍能服用适当的药品。

北部地区八路军的病员们肯定也十分急需援助。我们得到了关于那里灾荒情况的可靠的报告——尤其是在山西同河北的交界地区。粮价一再上涨,许多民众已经饿毙。因此我决定:即使我不可能亲自监督这些钱是如何使用的,然而如果不把钱寄给他们,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目前的情况如此严重,疾病和饥荒如此盛行,7 000 元钱看来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我们至少能减轻一点病痛、拯救一些生命。一位曾在北部地区帮助从事救济工作的人回到这里,他现同我在一起,我们将立即开展救济工作,并打算干上一个月左右,视钱和物资能维持多久而定……

同日本摊牌

詹姆斯·贝特兰

对远东而言,1940 年 10 月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月。10 月 16 日,美国关于禁止运送出口战争物资的法令将生效。一天后,英国政府将宣布关于滇缅公路的最后决定。尽管时间和远东接二连三的事态发展已使种种预言破灭,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英美在太平洋地区进行合作的明确表示,看来意味着这条公路终究将重新开放。

我们通常不在这份《通讯》上直接评论某些政策的决定。然而,由于这些决定

极为重要，并且对任何援华团体或机构都至关重要，所以不可避免地要作出评论。

事物发展的铁的逻辑，终于制止了三年多来不讲良心、违背道义的那些做法。在此期间，美国、大英帝国与荷属东印度一起向日本提供了它所需的 90% 的重要战争物资。在上述各国，每个援华团体和委员会都反复地指责过这种令人作呕的行径；当旧金山、温哥华和巴塔维亚正直的人们力图向中国的伤员和战争难民提供某些援助之时，美国的石油、加拿大的镍和荷兰的橡胶，都在加剧这场屠杀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目前，日本军队已经进入了印度支那，日本已经同英国的敌人公开结盟。“中立”已被抛去，一种特殊的日本式的“非战”已经开始。事态的发展将同早已提到过的世界局势的预兆完全一样，尽管在伦敦和纽约见到这些文字之前，局势可能已完全明朗了。

中国人民早已明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犯绝不只是对他们的威胁。侵略者的政策和观念实际上首先是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中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战斗绝不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合法生存。他们知道，他们的战斗构成了阻止日本统治东亚、印度尼西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第一道防线。他们从亲身经历中，知道这种统治将会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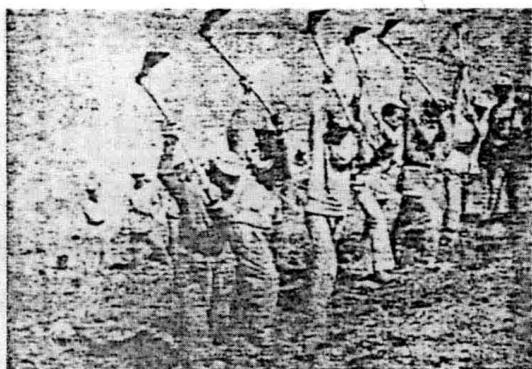
在目前这个时刻，我们必须指出——这是我们真心希望、不带挖苦之意的——美国对日本禁运战争物资，在三年之前会意味着什么。日本军队不可能持续对中国的侵略达三年之久、毁灭相应的生命与财产；日本海军也不会凭藉大量的燃料和军火储备，从而在目前成为威胁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可怕的进攻力量。

但是，既然自身利益目前已经支配着作出人类尊严和道义呼吁已久的那个决定，我们只是希望由此而采取某些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行为。援助中国给自身带来的好处是极其明显的，完全不需要根据其他任何人的威胁来慢慢地寻找理由。不管怎样，重开滇缅路至少意味着纠正目前已被普遍认识到的英国政策的严重错误。它自然也将标志着远东新的、更光辉的篇章的开端。



左：西北的放羊女孩（这两位健康的女学生在照看学校的羊群，那里在努力增加科学繁殖的数量。这里可以看到她们抱着她们照看的小羊。）

右：“为胜利而耕作”是边区抗大学生的口号，他们在“开荒”运动中开垦处女地来促进西北的农业生产。



请将所有捐献汇往保卫中国同盟，香港西摩道 21 号。

香港《南华早报》有限公司印刷，业主邓文钊。

《保卫中国同盟通讯》新刊第 22 期 1940 年 11 月 1 日

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行

会 长：宋子文

主 席：孙逸仙夫人

名誉秘书：司徒永觉夫人 (Hilda Selwyn-Clarke)

名誉司库：诺曼·法朗士 (N. H. France)

宣 传：杰姆斯·贝特兰 (J. M. Bertram)

地 址：香港西摩道 21 号



红十字会卡车在位于缅甸铁路末端的腊戍，从唯一的汽油泵加载燃料，为长途押运，穿越云南昆明边界的山川做准备。在重开滇缅公路，无限制运输军火和医疗物资之前发来的一张照片。

滇缅路重开了

1940年10月18日午夜过后7分钟,6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在黑夜之中通过缅甸边境进入中国。关闭达3个月的栅栏——由日本人的威胁和英国人的可耻妥协所造成的一——终于在这条国际公路上打开了。

禁令取消后的第一天,就有500辆卡车载着约1500吨的重要医疗用品和战争物资,通过了边境。3天后,第一辆卡车就抵达了昆明,在公路关闭前,这720英里的路程最少要花费5天时间。

关于重开滇缅路的意义,在其他一些场合下已经谈得很多了。在此,我们应该满意地指出它对于红十字会卡车的自由通行、对于中国的医疗物资和食物供应状况意味着什么。在前几期的《通讯》中,我们曾提出了3个月的关闭期间红十字会运输面临着无法忍受的障碍。现在,那些完全有利于日本军阀摆脱困境的障碍,终于被拆除了。

日本人立即恢复了进攻,这条公路反复遭到了来自东京新航空基地的日机的轰炸。这些是战争的风险,红十字会已准备经受这些风险。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只要挑战仅仅来自空中,滇缅路仍将开放并继续开放下去。

然而,我们在此必须强调提出,在迫使一个政府改变其决定方面,中国、英国和美国的公众舆论是明显一致的。现在,滇缅路已经成为世界性抵抗侵略的扩张和威胁的有力象征。滇缅路的关闭,是由于英国政府认为这样有利于同日本达成妥协。而它得以重开,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千百万英国公民谴责对它的关闭,要求继续援助中国!

华北的反击战

在9月15日的《通讯》中,我们曾简要介绍了8、9月间华北的“游击攻势”,在

那次攻势中，中国人收复了沿主要铁路的约 50 个据点。此后，我们又得到了关于那些攻势成果的较详细的报告，因而对华北游击区目前的局势有了一个较全面的掌握。在那一地区，有三个国际和平医院。

目前，华北有 9 个地区在展开游击作战，抵抗侵略，其中最重要的是：（1）晋察冀边区；（2）冀中；（3）晋东南。晋东南由阎锡山将军指挥，由卫立煌将军担任战地司令。晋察冀和冀中是在八路军（即第 18 集团军）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八路军还活跃在山西的其他地区、绥远以及山东的部分地区。

上述位于敌占区之间和敌后的中国根据地向日本人发起的挑战，其概况可以从下列事实中得到一些印象：日本人通常驻华北的就有 16 个师、7 个混成旅、1 个机械化旅、3 个重炮团。从华北日军司令部发给各驻军官员们的一份文件中，可以看出日本人认为他们在这一地区在同什么样的力量抗衡：“华北民众的民族意识非常强烈……他们拒绝泄露军事秘密或进行间谍活动。敌人的文化水平相当高，他们的指挥很先进，技术也是令人赞叹的。”（数字和引文见于《远东简报》，1940 年 7 月 15 日——原注）

秋季攻势

众所周知，日本人正准备在山西发起一次新的进攻的时候，中国人于 8 月 20 日左右发动“百团游击战”（即指百团大战——译注）。八路军的彭德怀将军在介绍头三个星期的战果时（仅指他的部队），发表了下列数字：

大小战斗 265 次；击毙 11 000 名日军、俘虏日军 115 人；俘虏“傀儡军”675 人；

缴获 2 500 支步枪、97 挺轻机枪、29 挺重机枪、6 门野战炮、3 门反坦克炮、19 台无线电发报机、74 架战地电话机；

来自“沦陷区”的 5 000 多名矿工、400 多名铁路工人、3 万多名公路养护工加

入了中国军队；

破坏了 210 英里的铁路、270 英里的公路，毁坏 6 个火车头、9 列列车；击毁 8 辆坦克和 37 辆装甲车。

比这些数字意义更大的，在于它是各分散的部队和游击队员，在这整个广阔地带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协作进攻。彭将军在谈到这点时，着重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军队在华北大部分地区的部队限于打防御战，也组织小规模的出击。这次进攻行动的结果已经改变了主要铁路沿线的局势，这些铁路线在华北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看看所附的地图便可明白其重要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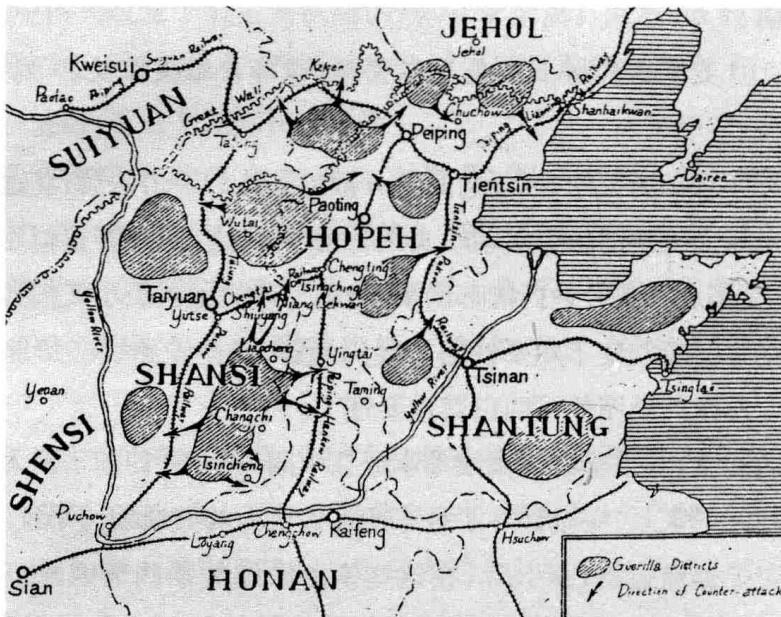
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整条正太线都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切断了侵入山西的敌人同他们的基地间的联系，完全破坏了日军通过太行山的交通线。平汉、同蒲、津浦、平绥线上的主要据点也被占领了。在这些铁路沿线的某些地区，战斗仍在进行。这次行动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动员起人民捍卫新的地区（如正太地区），这些地区的“傀儡政府”也全被消灭了。

未来华北的战局

日本人已经发起了疯狂的反击，他们已重新占领了华北的某些据点。然而，这次游击战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它把许多县连在一起，而中国人原先在这些县的组织并不完善；它改善了整个地区军事力量的平衡。

不仅华北的日本驻军完全被牵制，日本人在华南和其他地区的行动自由也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的确，随着日军最近撤出南宁，目前日本当局主要寄希望于一次新的“和平攻势”，任何计划中的军事行动将相应推迟，这些军事行动打算继“和平攻势”失败后实施。

这样，被侵略军首先闯入的华北地区，现在依然是中国抗战最坚实、最活跃的根据地，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它将继续保持这一地位。



华北游击区域地区

所附示意图(特别为《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绘制)显示了北方有组织的中国抵抗力量主要区域的位置。

主要的战略性铁路都被做了记号并标注了名称;从代表统一游击基地的阴影区指向外部的箭头表示秋天“游击攻势”的方向。

【战地报告之一】山西的医疗情况

下面这封信是一位年轻的外国志愿人员写的^①,他是山西第18集团军总部(最近华北游击战役的总部)的医生。他是一位德国的反法西斯战士,于一年前来到中国,以战地医务人员的身份来帮助中国军队。

^① 即汉斯·米勒医生。